



軍事戰略

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失敗原因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提

要

學者專家在論述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失敗的原因有多種，有從政治、經濟、心理層面來分析的，有的是從建軍備戰角度來看的。但少有人像 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 兩位作者從戰略、戰術上，以學習性、預知性、適應性來分析比較的。

作者揭露出法國失敗原因，很值得我們來省思，軍事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出的領導幹部，是否具備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素養，是否具備有與時漸進的上進學習心，來認知面對戰爭型態的改變因應作為，來適應環境，創造勝利契機。

壹、前言

當希特勒於1940年5月10日，對西線發動攻擊時，其高級指揮官泰半懷疑他們是否能對裝備較佳的第一大陸國法軍再造波蘭的大捷而迅速贏得勝利。在他們的感覺這將是一次長期而艱苦的戰役，而法軍也是如此認為。

就在德國發起西線戰爭的同一天，邱吉爾榮任首相，於5月15日告訴羅斯福總統說：「我認為陸上的戰鬥還只是剛剛開始。」事實上，同盟國的期待很快就落空，在經過六星期的戰鬥後，法、比、荷、英的陸軍都已敗北，而法國開始求和。^{註1}何以如此？

註1 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 著，鈕先鍾譯，《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9月），頁231。



- 一、保守派份子認為造成災難的主因是「精神崩潰」，他們相信法國不僅缺少物質工具更缺少「靈魂」(soul)，因唯物主義加上對安逸生活的追求已經腐爛了其民族精神的基礎，遂導致法蘭西愛國主義之衰退—不該受到為國捐軀理念的教育影響。
- 二、希理爾(William Shirer)一位駐柏林的美無線廣播記者，曾親赴戰場訪問，他指出：「法國人，好像服過麻醉藥一樣，毫無戰鬥意志，甚至於當其國土受到最痛恨的敵人入侵時亦復如此，法國的社會和法國的靈魂都已完全崩潰」。^{【註2】}
- 三、布羅赫(Marc Bloch)指出：「德國的勝利主要的是心智而非物質的。」因為德國軍隊的領導者都是年輕、精力充沛和認真的專業軍人，他們對於現代戰爭曾做較精密的研究，並找到如何使用戰車和飛機，將戰鬥從塹壕形式改變為機動形式，所以勝利是其機智和勇敢所決定的。反之，法國的高級指揮人員都已老大，僅從1918年的成功中獲得安慰和安全。正如戴高樂批評說：「法國陸軍所堅持的那一套理念是在前次戰爭結束以前達到其全盛時期。因其領袖們在他們的位置上日益衰老，堅持那些曾經構成其光榮的錯誤，所以此種傾向也就更為明顯。^{【註3】}」
- 四、一位美國學者則指出：「法國不是德國軍事優點的受害者，而是其本身的歷史經驗、地理和軍事制度的受害者。^{【註4】}」

綜觀上述，法國之失敗是根據其對過去所選擇的看法，遂對未來戰爭建立了一種防禦的影像，限制其了解和應付德國行動的能力所致。

貳、作戰經過的失策

對於法國失敗的原因，尚有兵力運用之誤判等原因。如

一、雙方兵力

表一 盟軍與德國的軍力比

上述德軍兵力與盟軍兵力雖有懸殊差異，但在決勝點阿爾丁(Ardennes)森林區，德軍卻享有局部優勢

國別	兵力總數	火炮之比	戰車
盟軍	3,740,000 (法軍2,240,000)人	3	3254(7個裝甲師)師 (法軍3個裝甲師)
德軍	2,760,000	2	2547(10個裝甲師)師

資料來源：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著，鈕先鍾譯，《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9月)，頁236。

註2 同前註，頁232。

註3 同前註，頁233。

註4 同前註，頁233。



，德軍是以45個師發動主攻，而法軍僅有9個預備師從事防禦。【註5】

二、曼斯坦 (Von Manstein) 計畫

德陸軍原始西線戰爭計畫是企圖用鉗形攻勢在布魯塞爾與列日之間的比利時中部來包圍聯軍。1939-40年冬季，計畫有重大改變。曼斯坦 (Von Manstein) 在一項兵棋推演中指出，倘使德軍攻擊主力不指向比利時中部，而改由阿爾丁森林區進入法國北部，則會產生最大決定性的行動。

為希特勒採用。1940年2月18日，德軍遂修改原計畫，將原攻擊重點由北向南移，於是戰役開始時，向荷蘭及比利時北部進攻變成一種佯攻，其設計為引誘聯軍主力北上，而德國主力通過比利時南部和盧森堡進入法國北部，到達英、法、比聯軍的後方。【註6】

三、實際作戰經過

(一) 法國陸軍的失敗

當德軍於1940年5月10日，發起西線戰爭時，聯軍戰線是左右皆強，但面對阿爾丁森林區的中段卻是防禦最弱處，因在戰爭前十年內，法國陸軍領袖們即一再向國會保證此區域是不可能穿透的；而砍倒的樹木加上在道路上炸成的坑洞，即足以對抗任何最重要的攻擊。很不幸的是，阿爾丁森林地區不是未執行此項破壞工作，就是未留下守軍。【註7】

當法軍高級指揮部將著意力集中在德軍從馬斯垂克通過比利時中部主攻時，德國裝甲師即從不可能「穿透」的阿爾丁森林區揮兵前進。

5月13日，隆美爾 (Erwin Rommel) 的第七裝甲師，迅速的經過第南特渡過繆思河；而古德林 (Heinz Guderian) 的第十九裝甲師也在南面色當 (Sedan) 渡過該河，所對著的乃是法國第五五師，是一第二線步兵師，成員皆缺乏現代訓練和裝備的預備役人員，此時雖有額外砲兵支援來抵補其弱點，但由於遭德軍德斯托卡 (Stuka) 俯衝轟炸機不斷猛烈攻擊，遂癱瘓法軍抵抗。

法軍砲手停止射擊躲入掩體，步兵都擠在他們的塹壕中不敢行動，炸彈的爆炸聲和俯衝轟炸機俯衝的嘯生使部隊驚恐，以致於未能發揮防禦武器的效果。他們唯一能做的考慮就是埋頭躲藏在掩體中不敢移動。如此經過五小時狂轟的懲罰，部隊神經崩潰，而喪失防禦的反制能力。

此種地面部隊毫無準備反制攻擊能力，連其空軍也束手無策抵擋的現象

註5 同前註，頁236。

註6 同前註，頁236-237。

註7 同前註，頁237。



，在爾後的幾個星期內皆一再重複出現。

當色當法國軍對面對著古德林裝甲攻擊，潰不成軍時，其撤退行動亦感染其它高級單位：師部、軍部、軍團司令都紛紛後退。造成此種缺乏全面協調的行動，乃甘末林統帥讓各指揮官各自為政所致，直到太遲已不可收拾為止，始於5月19日，頒發一項空泛的「機密手令」，要求對深入腹地的古德林裝甲師發動側面攻擊，然緩不濟急。20日即遭撤換，由73歲魏剛將軍接任。

接下，盟軍發動反攻，無一成功，遂使德軍在享有空優下乘勢南下。由於戰爭步調進展太快，致使法國各階層指揮官在督導戰鬥時，原都渴盼能收到上級書面指導資料或同時可發出書面指示，然在匆促忙亂中，皆無所適從，不知所措，造成各部隊指揮官幾乎在無法掌握真實狀況下，難以協調，盟軍潰不成軍，退至敦克爾克。

6月14日清晨，德軍進入巴黎；16日，貝當接管政府控制權；17日，向法國人宣佈：「我告訴你們，我們必須結束戰鬥。」19日黃昏時，法政府宣佈居民在二萬人已上的城鎮，一律視為開放城市，放棄對德軍的防禦措施，因此法國鎮守河川渡口之鎖鑰就這樣交給德軍。

6月20日，貝當政府從廣播中宣佈德國人已經接受法國人休戰要求；22日下午六點五十分，法國洪齊格將軍(Charles Huntziger)與德陸軍凱特爾元帥(Keitel)簽訂休戰條約；兩天後，又與6月10日投入戰場之義大利簽約，因而結束此戰爭。【註8】

(二) 法國空軍的失敗

雖然在1940年5月10日，德軍發起攻勢之前，陸上的兵力差距是有利於盟軍，但在空軍兵力的差距上一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上，則德軍較占優勢。此時法軍只能動用約1,090架飛機(包括戰鬥機610架、轟炸機130架、偵察機350架)，對抗德軍3,500架戰機。在精神士氣上，「戰爭空談」phony war)的長期呆滯中使法國人精神頹喪；武器和補給的缺乏、勤務之不適當，又住宿環境不佳，除此外，兵員短缺，飛行人員也感體力不支，這些因素加在一起，遂造成士氣低落。

當5月10日，德軍發起攻擊後，法國空軍不僅缺乏協調，而且在戰鬥技術上也缺乏指揮，因其空軍大部分都是用來和陸軍合作，以替砲兵指示目標

註8 同前註，頁238-242。



，雖然空軍準則此時已界定「突擊轟炸」和「俯衝轟炸」等任務，但並無一架戰機能執行此種任務，所以一經交戰，法國空中作為即被削弱，至5月30日，雖因東北區空軍指揮官緊急擬出「對地面作戰提供迅速空中支援的臨時指示。」但為時已晚，無法補救戰前空軍人員的損失。

為此，法國人期盼英國能支援其皇家空軍，甚籌組統一指揮，但礙於支援之英國皇家空軍戰機損失不侈，且此時盟軍節節敗退，英國為因應未來不列顛保衛戰，遂未允許，至6月15日以後，英只留下五個戰機中隊負責掩護撤退之盟軍，到此時，法空軍已經全部被摧毀。^{【註9】}即法國已徹底的失敗。

參、法國失敗的分析

法國的崩潰，我們可從高級、戰區、作戰和戰術四個司令部等四個層面來分析。^{【註10】}結果發現造成失敗原因有三種：學習的失敗(failure to learn)、預知的失敗(failure to anticipate)、適應的失敗(failure to adapt)。在現代所有一切軍事災禍中，不能從最近歷史中吸收現成可用的教訓，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我們稱之為「學習的失敗」。不能預見和採取適當措施來應付敵方動作，則產生「預知的失敗」第二種災難。第三種災難是「適應的失敗」，即一個軍事組織依合理假定可能已經學會其應該已經學會的教訓，和照合理假定已經預知其應該已經預知的情況，但仍然遭遇災禍。這是由於缺乏應付情況發展的能力所致。「學習的失敗」的根源在於過去，「預知的失敗」是看向未來，而「適應的失敗」則暗示缺乏能力應付改變中的現在。^{【註11】}

在研究中發現，法國一切關鍵失敗多半在戰術指揮官對於德軍攻擊不能作迅速有效的反應是最大敗筆。此足以暗示法國淪陷主要原因還是「適應」失敗的結果。其次，高級指揮階層所犯的關鍵錯誤遠多於任何其他指揮階層，而在此階層上，失敗是平均分佈在所有三種分類中，正是對於法國高級指揮部在戰爭前後，所犯各種缺失提供明確的證據。^{【註12】}何以如此？接下即針對三種類型失敗原因，作一檢視。

一、學習之失敗

法國號稱第一大陸國，讓盟軍信以為德軍將會踢到鐵板，創傷的結果，不得不讓軍事家仔細檢驗其戰敗原因。首先是，法軍犯上自以為是的錯誤認知，

註9 同前註，頁242-244。

註10 同前註，頁244。

註11 同前註，頁29-30。

註12 同前註，頁244-245。



而未肯虛心求教前人經驗所致。

(一) 未能記取波蘭之戰敗教訓

當1939年9月1日，德軍攻擊波蘭時，就西方而言的閃擊戰(Blitzkrieg)，即將戰車和俯衝轟炸機的結合威力，與一巧妙、大膽運動觀念相銜接的一種戰術，都缺乏認識。但在波蘭戰爭短短三個星期內，所呈現證據顯示，此種勢如破竹的戰法，所造成擎天一舉的功效，實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據此，在爾後七個月內(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止)，法國陸軍應有機會吸取波蘭戰敗經驗教訓，俾能防患未然，迎接此種戰術用兵思想的挑戰。實則上，法國未加以利用。誠如學者霍恩(Alistair Horne)在其所著「一敗塗地：1940年法國」書中所指出，「在戰爭空談階段期，法國高級指揮部的所有態度中，自今日視之其最不可思議者，即無過於其拒絕承認波蘭戰役之教訓。【註13】」

(二) 檢討未能記取波蘭戰敗原因

何以法國如此輕忽1939年波蘭戰敗經驗教訓？原因有

1. 未能認清戰爭型態改變

是否法軍真未吸取波蘭戰役經驗教訓呢？戰後一個月，由法駐波蘭軍事代表團的團長，亞門高德(Paul Armengaud)將軍，曾撰寫份分析報告，描述德軍的戰法是：

聯合使用俯衝轟炸機和戰車來突破敵軍的戰線，並向後方地區深入，替步兵開路；而後者的任務則為肅清局部抵抗的據點和占領已獲得的領土；尤其是德國俯衝轟炸機更將波軍釘死在原地動彈不得，使敵軍無法獲得增援，又無法發動反擊。

此份報告，事後又由法國軍事情報首長高希(Manuice Gauche)上校補充說：德國目的是為摧毀波蘭野戰軍而非占領華沙。

上述報告，原本應做為法軍作戰準則和方法的參考，然經由指揮系統過濾時，其衝擊逐漸沖淡消失；及至較低階層時，其所反應也大相逕庭。

雖然，德軍將嘗試使用同樣的戰術方法來對付法軍，但作戰將會有不同的面貌。且法軍所設計和進行的兵棋推演，都顯示法軍對德軍戰占有優勢。對任何法軍可能會遭受到類似波軍失敗的可能性都一律否定，其理由是失敗是誇大的，波軍能英勇作戰，只是領導不佳；更不幸的是波蘭缺乏

註13 同前註，頁245。



天然疆界。

就因上述的忽略，當戰爭開始時，德軍閃擊戰便讓法軍迅速癱瘓。【註14】

註14】

2. 兵力運用錯誤

法國陸軍對於德波戰役的經驗教訓並非無知，如甘末林將軍於10月6日，在芬森尼(Vincennes)駐地舉行檢討會報告中說：「從波蘭戰役中所能學習到的主要教訓為德國快速精銳裝甲部隊的穿透力和其空軍的密切合作。」

雖有如此體認，但卻未對現行已有作戰準則再思考，俾從事新的教育訓練來應付即將到來新的威脅，僅強調重視預備隊兵力的運用—儘量減少第一線兵力至僅能擋住奇襲攻擊為限，然後集中預備隊來發動反攻。不幸的是，法軍將預備兵力過早投入錯誤的地方。【註15】

3. 戰法上之錯誤

戴高樂上校，於1939年11月11日，向總司令提出一份備忘錄，力促將法國戰車集中編成裝甲師，而不要分散支援步兵，他說：「內燃機之擊毀我們的軍事思想將正像其擊毀我們的要塞。我們有優良的物質，我們想像德國人一樣，學會如何使用它。【註16】」

然此戰術更新的構思兵力運用想法，卻為法軍資深戰車專家斷然拒絕，原因是他們認為「不僅是法軍防線較波蘭堅強，且使用戰車來支援步兵的傳統法國準則是完全正確的。【註17】」

基於此，法國雖然在波蘭戰爭經驗教訓中，體認到改組裝甲兵力觀念的重要性，於1940年1月起，相繼增編四個裝甲師，但不幸的是這些新部隊在尚未充分瞭解裝備和完成訓練前，即爆發戰爭投入了戰場。【註18】

由於，戰法上的錯誤，與整備之不及，遂種下敗端。

(三) 未能吸取西班牙內戰經驗教訓

在1937年西班牙內戰中，法國駐西班牙的武官對於德國俯衝轟炸機打擊士氣的效果曾作詳盡報告。而在1938年2月，一個法國空軍代表團曾近距離觀察德軍戰機與轟炸機之性能資訊。所有這些資訊皆放在芬森林(Vin-

註14 同前註，頁246-247。

註15 同前註，頁247。

註16 同前註，頁248。

註17 同前註。

註18 同前註。



cennes)情報處，可是那裡僅有一位軍官用其一部分時間來負責相關戰爭研究工作。也就是說，此珍貴的情知，並未充分運用到。

這正凸顯，法國空軍與陸軍一樣，對於他國之經驗並不重視。遂當德國發起西線攻擊時，為什麼一個陸上強國會如此迅速崩潰的原因，即在於法國未能認清西班牙與波蘭戰爭經驗教訓，此即「學習性失敗」原因。而造成錯誤悲劇的原因，又源自於法國受到傳統心念：相信下次戰爭在某些主要方面與上次戰爭相似。【註19】

二、預知的失敗

法軍不是沒有機會反制德軍，非但輕忽學習，汲取德軍優勢，改變作戰態勢而失敗。更因為是法軍在戰略整備的策略預知上，發生致命性的建軍方向所致。其原因有：

(一)建軍觀念之錯誤：法國受第一次世界大戰陣地防禦戰影響，重事先防禦後再反攻的觀念，尤其是貝當元帥主張先行採取防禦之後再繼之以反攻的觀念。於是在戰後強化鐵絲網、火炮和混泥土要塞之構築(此馬奇諾防線由來)，而輕忽攻勢準備。【註20】

(二)建軍備戰—兵力運用之錯誤：

居於防禦觀念引導，陸軍咸以為未來陸戰均是以防禦為基礎，如同：

1. 法布里(Jean Fabry)上校，於1921年在國會所提出平時建軍準備的建議報告中指出：「所需要者不是創新，而是使現有的措施更加完善」。
2. 法國步兵雜誌，於1939年所刊登法國戰車準則思想，仍堅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之間經驗教訓。認為未來戰爭型態是以火力的毀滅性、防禦的堅強性、有條理的作戰優越性所主導。而漠視1918年3月德軍突破聯軍防線的戰術的事實。【註21】

(三)準則之錯誤：

基於建軍防禦為先的觀念，導致建軍備戰的作為，因而影響到戰爭之準則指導。如：

1. 缺乏主動：高級指揮部對於未來戰爭性質的中心思想，已納入兩種教範之中，其一是，1921年所發行的「大單位戰術運用暫行指導」及1936年，相繼發行的「大單位戰術運用指導」叢書中。二者均強調火力在戰鬥中的

註19 同前註，頁249。

註20 同前註，頁250。

註21 同前註，頁251。



優勢，及作戰過程中指揮控制之重要。這兩種教範都強調著一種公式化作戰計畫的壓倒重要性，並假定戰爭會照所預定階段來展開。並於1936年的教範中指出：「勇敢的解決並應有條不紊的執行」。此足以顯示法國官方忽視作戰之「主動與彈性」的思想限制。【註22】

2. 重視防禦—輕忽攻擊

在兩次大戰期間，所頒發給法國陸軍的各種不同教範和訓示，對未來戰爭所做的假定都是認為：「對於國力的逐步和冷靜的運用，即能夠把敵人磨垮。且用既設的陣地防禦來消耗敵人攻擊力量即為勝利的基礎。僅在謹慎的有準備和具有重大物質優勢之後，始能執行攻勢。當攻勢遇到嚴重反抗時，不是滲透其弱點，反是從側面迂迴障礙物後再將其殲滅。」

此種對未來戰爭是「防禦戰」的預測，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特點的認知錯誤為基礎。【註23】

(四) 編裝不當

雖然官方思想朝向防禦，然就有人持反對立場。最為代表的是戴高樂於1934年在所出版「趨向一個專業陸軍」書中，反對以大量充員來組織步兵大軍為主的悠久傳統，主張創立一支六個師的兵力，每個師包括戰車、機動砲兵、摩托化步兵，全部兵力不超過十萬人。這樣的兵力將是集火力、衝力、速度的兵力。是動員迅速，可立即採取戰術行動的一支恐怖機械化系統兵力。

此種想像力豐富的創新觀念，卻不被當局接受，反遭拒絕。所基於的政治理由是，這樣的兵力容易變成右派對政府發動政變的工具；經濟理由是，在缺乏資源(燃料)無法確實維持必要的補給的情況下，無法編組成此種完善兵力。【註24】

(五) 時不予法—反應不及：法國雖如上述未能判斷出未來戰爭型態，然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6月，卻也先後重新擬定臨時教範，考慮到使用戰車的作戰觀念。1938年年底，始決定在1940年建立兩個裝甲師，就在起步時，戰爭已爆發。由於法國工業生產力薄弱，使摩托化和機械化的計畫無法加速推進，因而無法改變舊有的戰爭型態朝向新型戰爭。因此，甘末林採取一種「模稜兩可的立場」，卑使兵力能攻守皆宜。【註25】實則上，法軍緩不濟急，一切

註22 同前註，頁251。

註23 同前註，頁251-252。

註24 同前註，頁252。



皆只是空談。

(六) 基層軍官接受新知能力薄弱：我們都知道，一切戰爭的型態預判，都是以假想敵的戰術戰法為考量。1937-38年，反情報單位的希勒塞少校(Major Schlessler)正對法軍基地做巡迴演講，也就利用這個機會去視察每個基地的圖書室，並檢查軍中是否有任何人曾經閱讀古德林所著《注意裝甲兵》(Achtung Panzer)一書的法譯本。結果卻發現無人讀過，此顯示法國軍官團的基層軍官對德國軍事技術的發展是如何的無知與漠視。【註26】

(七) 高層研判之錯誤

自從1920年代開始，法國人即已充分了解德軍的思想是趨向攻勢。到1937年，法國軍事情報單位，根據其監視德軍演習的結果，知道在萊茵河彼岸正在演練運動戰，在1939年5月又已完成對古德林戰爭觀念的詳細分析，明白顯示德軍重視機動和奇襲。【註27】但卻對自己本身思想(準則)有堅定不移的信心。深信屆時德國的機械戰可能陷入法國掌握之中，而減弱德國的衝擊。認為一旦德軍發動攻擊，法軍將獲得巨大的利益。【註28】

1939年9月1日

表二 預判兵力與實際兵力

，德波戰起，法國所面臨的是需迫切預判出即將發生的戰爭型態，而及早

研判兵力	實際兵力
110-115 個步兵師	110 個步兵師
10-12 個裝甲師	10 個裝甲師
7000-7500 輛戰車	2574 輛戰車
9000 架戰機	3500 架戰機

因應。此時必須找出三個關鍵因素：

資料來源：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著，鈕先鍾譯，《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9月)，頁255。

一是，德軍有多少兵力放在戰場上？其次，它將向何處進攻？第三是，何時發動攻擊？【註29】

表三 研判發起攻擊處

項次	地點
1	攻擊荷蘭或比利時。
2	攻擊馬奇諾防線，並同時在比利時南部和盧森堡執行側面迂迴作戰。
3	破壞瑞士的中立以便從南面迂迴馬奇諾防線。
4	越過阿爾丁森林地區。

1. 預測研判兵力數量之失

資料來源：Eliot A. Cohen & John Gooch著，鈕先鍾譯，《軍事災難—戰爭失敗之剖析》(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9月)，頁255。

註25 同前註，頁253。

註26 同前註。

註27 同前註。

註28 同前註，頁254。

註29 同前註。



1940年5月，法國情報單位在預測德軍的戰鬥序列的兵力為：

法國此種高估對手的錯誤，恰好都發生在那些能產生「閃擊戰」的巨大物質和心理威脅的武器種類方面上，這意味著造成未開戰前高級官員士氣即早已減弱。【註30】

2. 預測研判攻擊地點之失

初起，德國雖採取第一路線為攻擊目標。然在1940年2月，德國改採曼斯坦計畫，越過阿爾丁森林區為其攻擊第一目標。由於時間倉促，遂使法國情報機構難於適時適地獲得精確資訊，說服高級指揮部尤其是甘末林將軍堅決採取是在比利時境內作戰的戰略首要，務必從比利時收回注意力，將重兵改行部署在目標地區中。【註31】

隨著時間進展，攻擊地點亦趨明朗。3月，從比利時傳來警告，指出德國人的注意力似乎已轉向阿爾丁森區。此項警告也早已在3月初傳送給法國高級指揮部。3月22日，法國反情報組織的德國首長斐洛爾 (Paul Paillolle) 上校，報告德軍已經突然開始研究從色當發起攻擊的路線，尤其注意道路、橋樑和水上障礙。4月12日，法國反情報機構也從一位反間諜上獲知德軍正在將其注意力焦點放在色當列亞緬的走廊上。4月14日，比利時又再重複一次3月所傳來的警告。4月13日，上述事實都曾向東北線總司令喬治報告，但未向甘末林總司令報告。此一不幸的決定，可說是甘喬二人間交惡後果，遂使最高指揮官未能獲此確時無誤的攻擊地點證明。【註32】而影響到決策的因應作為。當然啦，一件1927年作戰分析所獲致的結論認為，阿爾丁森林區是一個極難穿過的地區，德軍要花九天時間才能通過它。所以貝當在1934年與甘末林在1936年，皆認定德軍不可能穿透過。【註33】

3. 預測研判攻擊時間之失

在戰爭準備期的最後階段，有關德軍即將發動攻擊的警告開始如潮水一樣湧來。4月30日，法國駐伯恩 (Berne) 的陸軍武官報告「德軍攻擊已定在5月8-10日」發動，其焦點為色當。5月1日，法國在伯恩的反情報人員，根據一項瑞士的來源，也證實此日期是攻擊發起日，並補充說德軍主力

註30 同前註，頁255。

註31 同前註，頁254-256。

註32 同前註，頁256。

註33 同前註，頁257。



將來自色當附近。5月1日，德國軍事情報機構組織的成員，亦是捷克的間諜屠美爾(Paul Thummel)也透過海牙報告「德軍攻勢將在5月10日」開始。在攻擊前的最後一個星期內，荷蘭駐柏林的陸軍武官也曾接獲德軍軍事情報機構的副首長奧斯特(Hans Oster)將軍三次警告，最後一次是5月9日下午9點50分，德軍即將發動攻擊。

上述情資雖明指德軍將於5月10日左右，於阿爾丁地區發起攻擊，但仍無法改變(或壓倒)法軍的研判，而為甘末林總長所忽視，而讓較佳的第二軍團部隊前往增援該防禦該區。【註34】

三、適應之失敗

法國何其不幸在1940年兵敗如山倒？時任少校的薄富爾(Andre Beaufre)(後成為著名的軍事專家)寫著：「這幾個星期其戰役，導致總體和如此突然的失敗，從始至終都是一種永無止盡的奇襲，暴露出我們不能對抗敵軍像洪流一樣的前進，或對其找出任何答案。【註35】」

雖然就人員和戰車而言，法國人在數量上大致是與德國人相當，但他們的表現卻有天壤之別。不論對陸軍或是空軍言，這是一個總體性的失敗。致使法國民族的自尊心在1940年6月破碎了。【註36】如同薄富爾所說：「1940年大勢已無可為。命運所打出的牌對法軍而言是太不利。【註37】」何以如此？

(一)高級指揮官之間人為失和

雖然在戰前甘末林統帥已察覺奇兵力弱點，曾於1939年9月寫信給法國軍事情報組織中的高希(Gauche)，指出「在法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它都不曾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投入戰爭。」

雖然如此，法國總理雷諾，卻稱甘末林是一位「麻木不仁的哲學家」，是「一位文官，是一位主教，但絕不是一位指揮官。」一度欲於西線戰役之前，在1940年5月9日撤換甘末林。造成原因乃是彼此不合所致。

因甘末林乃前總理達拉第(Daladier)親信，和雷諾是政敵，現雖已下台，但仍留在政府中兼任國防部長，而雷諾親信乃喬治將軍。

當戰爭前，甘末林依法出任芬森林最高統帥，並指派喬治為地面部隊總司令間東北戰區司令，隨後又派予喬治將軍全權負責英國遠征軍，不僅是他

註34 同前註，頁256-257。

註35 同前註，頁258。

註36 同前註。

註37 同前註，頁232。



自我放棄對會戰的控制權，更因為芬森林指揮總部連無線電也沒有，幾乎無法對外聯路，使其有名無實，根本無法對外指揮。

10月，當其獲知將於11月後退休，於是成立另一個地面總部，並任命杜美克將軍(Andre Doumenc)為總司令，而讓喬治將軍任東北戰區司令。

此種疊床架屋帶來了陸軍情報機構必須分成兩半，一半屬於杜美克，另一半屬於喬治。對情報和計畫的協調絲毫無所助益。只因彼此嫌隙所致，而影響到後續指管系統之落實。【註38】

(二)參謀組織未能集中統一指揮：當西線戰役開始時，法國三軍指揮部分處各地，使他們的活動幾乎不可能協調，而無一致的指揮權。如

1. 甘末林統帥在「芬森林」位處巴黎之東；
2. 喬治將軍在「拉費提」(Lu Ferte-sous-Jouarre)，亦位在首都之東，與統帥相隔40哩；
3. 杜美克在馬恩河上之「蒙垂」(Montry)，位居上述兩者之間；
4. 達爾朗(Jean Darlan)的海軍總部，在首都西南的「梅提侖」(Maintenon)；
5. 富立民(Joseph Vuillemin)的空軍總部，在「聖傑安」(St. Jean les deax Jumeaux)，靠近「拉費提」；

6. 戰爭時起：

(1) 1940年5月11日，喬治將軍為便於集中注意力於法德邊界與瑞士之戰情，遂又指派畢羅特(Henri Gustave Billote)將軍為北面聯軍協調者，負責指揮比利時戰區作戰，此不僅有削弱指揮權，更因為比利時與英國人皆不認同畢羅特是一個有份量的人選。遂又影響盟軍間之合作。

(2) 當1940年2月，東北戰區成立一個新的合作空軍指揮部，狄杜(Tetu)任司令。下轄四個空軍作戰區，以配合東北線的四個軍團。當戰爭開始時，各空軍作戰區指揮官發現，他們需接受來自：(1)各陸軍軍團司令；(2)陸軍戰區司令畢羅特；(3)空軍戰區司令狄杜(Marcel Titu)；(4)空軍總司令富立民。在此矛盾的命令及德國空軍雙重打擊下，法空軍作戰隨即瓦解。【註39】

(三)情報之不靈

由於總指揮部(甘末林駐地芬森林)缺乏無線電通信網，遂使得各區指揮官都缺乏精確的情報，彼此間有時仰賴民間網路，有時尚得靠傳騎傳遞訊

註38 同前註，頁259-260。

註39 同前註，頁260-261。



息。為此，軍團和各軍區指揮官，為掌握瞬息萬變之即時和精確的情資，迫使他們必須往前線觀察，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常發現自己不僅與上級，同時亦和下級喪失聯絡。

由於缺乏第一線有關敵人的戰場情報，且俘獲情報資料經過指揮階層的轉呈傳遞往往太慢，以至於喪失任何有用的價值。就因此，缺乏有時效性的情報，遂亦造成法軍失敗原因。【註40】

(四) 準則教範上誤導

從戰前防禦作戰思想的準則來看，即可窺知法軍的攻勢行動是如何被動消極。

1. 5月14日，當古德林裝甲軍直趨海岸時，在色當南面的法國21軍軍長費拉芬尼(Jean Flavigny)，放棄攻擊德軍較弱之南側翼的黃金機會，反將其僅有的一個裝甲師分散用來「阻塞德軍之進路。」
2. 5月19日，德軍滲入防線時，柯立普指揮官當下反應就是嘗試重建一條穩定防線來圍堵，並準備發起反攻。

像這樣僅防禦，待優勢後始發逆襲攻勢之錯誤戰術觀念一再出現，此種錯誤的指導乃源起教範是重視防禦，咸認僅在具有重大物質之後，始能執行攻勢。誠如卡恩斯所說法軍的失敗：「一方面對敵方意圖完全無知，另一方面不能集中兵力發動逆襲，更不必談攻勢轉移」。所以1940年法國戰役的失敗結果，似乎大部分是法國軍事弱點與缺乏主動攻擊的僵化教範所造成。

【註41】

(五) 訓練之不足：

當西線戰起，法國的團長們都充分的期待部隊人員在敵人砲火下能屹立不搖。事實上，所期待幾成驚惶失措，部隊潰不成軍。原因乃是德軍聯合作戰所使用的戰車和飛機所造成火力、噪音和機動快速的旋風，使法軍受到完全的奇襲。因為，法軍他們只準備打一場陣地防禦戰，不僅對上述環境下戰鬥毫無準備，且在訓練中並未將此種反戰術演練包括在內。【註42】

故當面臨戰車與戰機交錯之攻擊下，部隊兵敗如山倒。

(六) 戰機研發之錯誤與運用不當

法國在西線戰役不僅陸軍適應不良，空軍亦復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與陸

註40 同前註，頁261-262。

註41 同前註，頁261-263。

註42 同前註，頁264。



軍交相爭執：是獨立的戰略空軍或伴隨陸軍提供戰術合作的附屬空軍。

爭執討論的結果，1933年，演變成法國空軍決定發展一種既能符合與陸軍合作（任砲兵觀測員）、與敵機交戰又能執行戰略轟炸之多功能戰機：一種雙引擎、八噸重、武裝和動力皆不足，而號稱恐龍的戰機。及至1936年始發展專用戰機，1940年才剛開始服役即面臨戰爭，然其戰機的速度與轟炸威力皆不及德軍。【註43】

另一部分是由於指揮結構和系統之不適當。1938年，再次經過激辯「到底要發展獨立的空軍抑或是附屬陸軍的空軍」後，遂將空軍分成兩部分：一為配屬陸軍合作之兵力，另一為獨立的預備隊。所以當西面戰起，空軍兵力40%是用在觀測方面，餘60%戰機則負有保護偵察、掩護部隊運動和保護商業航線的任務。

所以，由於上述空軍兵力的爭執與分散的運用，遂使法空軍在缺乏統一指揮、集中兵力運用情況下，無法贏得局部空優，來面對德國空軍的威脅，失去屏障江山的任務，而敗北。【註44】

肆、啟示

法國何以會遭受到如此迅捷而令人錯愕不及的失敗淪陷，追究其原因如下：

一、學習性失敗

並非不曾發現或了解德國戰爭武器之真相，而是未能根據所獲得西班牙內戰與波蘭戰爭的情資，來採取迅速而有效的反制德軍的閃擊戰。【註45】這指出法國當局對戰爭型態變化不以為然，不認為我銅牆鐵壁的馬奇諾防線會被攻破。忽視戰爭是要以「指導的智慧」【註46】為依歸，而不肯學習機動戰爭時代的來臨，以為因應。

二、預知之失敗

1939-1940年間，所發生之德波戰役，應能敦促法軍對德軍快速打擊之作戰方法，做一深刻思考與策應，然將領卻未能打破原有建軍之認知與假定。如：
(一) 1940年5月3日，英國遠征軍司令高爾特相信德國陸軍並未具有良好的戰鬥能力的形象，因其人員雖然年輕和充滿熱情，但並不穩定。

註43 同前註，頁265。

註44 同前註，頁266。

註45 同前註，頁268。

註46 克勞塞維茨(C.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經華》(台北：麥田，1996年)，頁73。



- (二) 當西線戰起，英國陸軍參謀長艾倫賽(Lord Ironside)期待一種長期的戰鬥，並相信「所有的德國重砲都會用來轟擊英軍。」
- (三) 1940年4月，法國外交部秘書長李格(Alexis Leger)，相信德國人的把戲很明顯的是：「德軍將在自己領土所據守的陣地上，等待法軍沿著比利時國界攻擊。」

上述觀點無一與1939年9月與1940年5月所發生的事實相符，正顯示盟軍在思考策應上的錯誤，導致預知之失敗—即未能料想未來戰爭型態，而以昨日的觀點來準備下一場戰爭。基此原因，遂種下法國在世入一片錯愕驚嘆中倒下。【註47】顯見，決策的領導人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地防禦戰早已不適用，在缺乏遠見，就算幹部們反對下，這群昏昧的領導人絲毫不以為意。

三、適應之失敗

法國陸、空軍未能適應1940年作戰環境，大都由於缺乏訓練、準備和裝備，同時指揮體系和指揮結構在德軍快速的閃電攻擊下迅速的崩潰(一部分原因是自造的)，遂使法軍無時間適應(反應)而棄甲洩兵，紛敗下陣來。【註48】

綜觀法國之失，讓我們體會到國家之建軍思想，不僅影響到建軍備戰，更關係著戰場勝負。此建軍觀念與主張受領導者之認知理念與環境變遷中影響甚鉅。為此，我們當吸取法國慘敗教訓，時留意中國在人員訓練、戰術戰法、科技的研發、人物誌等作為，所帶來戰爭型態改變，即早策應。如同薄富爾(Andre Beaufre)所言：「戰略思想必須經常考慮到改變中的事實，而且又還不僅限於可以想見的將來，連許多年後的可能發展也都應包括在內。戰略已經不再可能依照一種固定基礎的客觀演藝法來發展，它必須以假設(hypothesis)為起點，並利用真正創造性的思想(original thought，含有不落俗套的意義)以產生答案。【註49】」或許這就是檢視法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起，面臨學習性、預知性、適應性三種不同類型失誤，集結在一起所造成兵敗如山倒的慘劇，最佳警惕的註解。我們唯有打開心靈枷鎖，時時檢驗我們的戰略思想預測，方能創造出一個有利的建軍備戰答案。這就是準則的功效，作為我們建軍備戰的依據。

註47 同前註，頁268-269。

註48 同前註，頁269。

註49 薄富爾(Andre Beaufre)著，鈕先鍾譯，《戰略緒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60。



伍、結語

雖然作者從學習性、預知性、適應性來分析說明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兵敗如山倒，被德國勢如破竹的拿下，其新穎的洞見值得我們省思。但個人在研讀中，非常認同美國前空軍參謀長李梅(Curtis E. LeMay)所說：「準則為執行專業判斷之指導」。^{【註50】}又針對準則與空戰的關係說到：「戰爭的重心在準則，準則是為大家訂出戰爭整備之中心思想以贏得勝利。準則是受經驗所強化之心智、信心與知識之結晶，而此類經驗則是人員、裝備、和戰術使用之最佳典型。準則是卓越判斷之基礎」。^{【註51】}即意味著軍事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出的領導幹部，是否具備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素養，以創造勝利契機。就須以軍事準則教育為主軸。因為「沒有準則或頂多只是定義不明的準則，軍用飛機的發展注定要遭殃。」^{【註52】}法國敗戰原因，缺乏及時的空軍屏障，實為殷鑑。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66年班、情報研究班85年班、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所碩士。經歷：教官、組長、兼任講師。現職：專職軍事寫作。

註50 普德漢(Aldon E Purdham Jr.)著，郎永才譯，《美國最重要的空戰學到抑或是錯過的教訓》(台北：空軍總司令部，2005年)，頁2。

註51 同前註。

註52 梅茲(Mets)、黑德(Head)著，趙宏斌譯，《空中用兵紀實—對美國空軍戰略攻擊理論與準則的省思》(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5年)，頁486。